

懷念李牧

◎ 張 放

李牧（1930~2001），本名李超宗，江西人，法國巴黎大學博士。曾任黎明文化公司總編輯、政治作戰學校三研所所長、中文系主任。著有《世界文學名著欣賞》（1971）、《三十年代文藝論》（1973）、《中共文藝統戰之研究》（1977）、《旅歐散記》（1981）、《新馬克思主義思潮》（1989）、《疏離的文學》（1990）等書。

進入新世紀，凡是經過戰火洗禮的人，皆滿鬢霜白，飽嘗辛酸，如今都湧出幸福的微笑。在重陽節文藝聚會上，我碰見了李牧，他握緊我的手，誠懇地說：「我每天教書，與教育行政工作，幾乎放棄了文藝創作，我成了文藝邊緣人了！」

魚與熊掌，原是難以兼得的事。李牧的話發自內心深處，我感到溫暖。其實他的晚年生活比一般文友幸福，關渡在台北盆地最低處，海拔僅一米左右，但他居住的現代化樓房在山腰，遠眺台北風光，俯瞰悠悠的淡水河，毫無淹水之慮。他是江西人，他大抵受了東晉著名詩人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的影響，在此山明水秀處讀書寫作，安度晚年吧。

李牧生於書香官宦世家，不幸父親早逝，母親改嫁，從幼年起便為地

圖67
質樸的軍中作家李牧。（文訊雜誌社提供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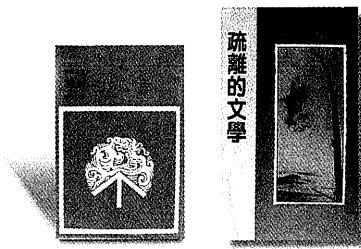
主放牛、耕作。後來，他去南昌一家印刷廠作學徒，為了熟記字盤，認識了不少漢字。民國36年，交通警察總隊在南昌招生，他竟以同等學力身分考取，赴江蘇武進接受訓練。因為大陸局勢逆轉，交通警察總隊撤銷，所有幹部都派到部隊擔任基層政戰工作。李牧先到福建，進入陸軍十八軍四十三師，曾在風沙陡峭的金門島駐防，後來調防宜蘭，他在艱苦的歲月，摸索走向了文藝之路。

我和李牧結識有年，他有一股不服輸的韌性，這是知識份子難得的優良品質。寫作靠靜思，讀書需獨處，他沒有那麼幸福的環境，卻三更燈火五更雞，夜以繼日，勤奮用功，因此李牧成為一名質樸的軍中作家。

民國42年春，政治作戰學校第二期招生，李牧報考新聞學系，成績不

圖 68

李牧在艱苦歲月中，始終堅定摸索著文藝之路。
(林祝如攝)



錯，但因英文零分而遭淘汰。別人問他何以如此？李牧回答得乾脆：「我沒上過中學，連ABCD都不認得，怎麼不考鴨蛋呢？」

當時有一位淡江英專畢業的預官，到部隊服役。李牧以上尉指導員身分，作他的業餘學生。李牧咬緊牙關，下定決心，為了把英文搞通，他背誦英文字典，像曹雪芹寫《紅樓夢》，十年辛苦不尋常，李牧竟然考取美軍在南卡羅來納州舉行的「心戰班」。那次是在台北大直外語學校甄試，李牧曾告訴過我，作文題目是 Sportmanship。

李牧不驕不怠，他身材魁偉，英俊瀟灑，稱得上是一個帥哥。可是他卻不談戀愛，他在國防部服務時，白天上班，晚間到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上課，拿到文憑，在民國58年考取了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。

李牧在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任編審部主任，一日，我路過台北重慶南路，順便看望他。他問我皮包內裝的什麼東西？我說是一些亂七八糟的遊記：阿里山看日出、北海道看雪景、印度看恆河，巴黎紅磨坊看大腿舞...。

「給我，我幫你出版！」他奪了過去。這種朋友何處有？

李牧大抵在民國65年左右，以黎

明文化公司巴黎分公司副理身分，半工半讀，取得了巴黎第七大學的博士學位。五年異國生活，他一直牽念著台北的親情與溫暖，時常為思念台北而流淚。

李牧的夫人嚴碧如漂亮、賢慧，而且是一位著名服裝設計家。他的孩子也都有很好的成就。最小的女兒曾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。

李牧曾任政治作戰學校三研所長、中文系主任，他教的「當代文學思潮」深受學生歡迎。

有一次，政大東亞研究所舉行碩士論文口試，指導教授周玉山邀請李牧和我擔任口試委員。那是一篇關於中共延安文藝座談會影響的論文。我雖懂些史料，理論卻淺薄。會中，李牧提出質疑非常深刻，這是讓我自愧弗如的事。

早年年輕時期，我在台北學習恩格斯《反杜林論》，看了數遍，如看無字天書，茫然不曉；馬克思《資本論》讀到第二卷，便無法看下去了。我曾向李牧訴苦，他說：「看不懂《反杜林論》的人太多了，你看懂了又怎麼樣，還不是作教書匠？」

追憶往事，不禁潸然淚下，牧兄，安息吧！